

楼宝记

丁曦林

我所住的小区，每栋楼均以艺术家命名。我们楼栋起名“海顿座”，故而一楼门厅设有一尊炯炯有神的海顿雕像。自

我二十年前搬入时它就一直存在，每天目送邻居进出。如今，海顿雕像的身旁多了个新伙伴：一只米白与棕褐镶拼的野营推车。大伙儿每天从它身边走过都会投以温柔一瞥，甚至心里喊着“楼宝、楼宝”。它与我们朝夕相处。

说起“楼宝”的来历，不得不从四月说起。那会儿，生活列车偏离了惯常轨道。我一向不囤货，走到哪里吃到哪，相信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潦草地混过五六天后，焦虑便像野草在心里滋生并蔓延。也难怪，先是米匣子见了底，紧接着发现油盐酱醋所剩无几，冰箱里空空荡荡，饮用水也快喝完。挨到下楼再测核酸，我硬着头皮问一邻居阿姨：小区有业主群吗？有啊有啊，她答道。于是，我被她拉进业主群，继而又闯入团购群。我懵懵懂懂地尝试物物交换，弱弱地“艾特”所有人：谁有余粮匀给我？楼上一个新加坡建筑师慷慨允诺并很快将米袋摆在我家门口，欣喜若狂的我立即奉上私藏红酒送过去，略表感恩。依靠不见面而真实的物物交换，我不仅获得续命粮，还换来一日不可或缺的咖啡等。不知何时，各个楼栋都冒出了团长，大多是美女，头像楚楚动人，言语极其温柔，组织大伙儿网购，最打动我的是承诺“售货一律送到门口”。这，为困兽开了一扇救生门啊。问题是，西门距离海顿座约两百米，每次卸货后，谁搬得动堆成小山的物资啊？

那时，有几个邻居自愿出借大小不一的推车。海顿座便拥有了一队“骆驼”。

起初，我也没有觉得“楼宝”有多特别。要论轻便，每一种推车各有所长。后来发现，装载最多、脚力最大的非“楼宝”莫属。它的骨骼由黑色钢管构成，能折叠，收放时一点儿不占地，而展开后便是妥妥的一辆小推车。其车身由厚实的牛津布围挡，款式时尚，坚固耐用，不难想象它在海边、森林、农场等充任露伴伴侣时是称职的。如今，它加盟了我们楼栋的志愿者行列，无论分送什么物资，它都发挥无可替代的领头作用。有几次，我也忝列志愿者队伍。当牵着“楼宝”去西门装货，路上毫不费力，走得十分轻快；当它满载负重返程，身子沉重，但步履沉稳；当它完成任务被置放一角，这时我细看才发现，昂然站立的它不失拉风，甚至裹挟桀骜不驯的气质，挺耐看。总之，它赢得了楼上楼下老老少少的欢心和呵护。

原本，几只大小推车都堪称“楼宝”。最终，被大伙儿一致奉为“楼宝”桂冠的却是最大的那只。是啊，幸亏有它，近百户数百个居民置身静默的环境，却能源源不断地拿到抗疫生活物资。而它，永远像骆驼那般安静守分，默默地服从需要，驮运沉重的货物。记得静默期间，我曾拼买三箱饮用水，每箱20升，像我这般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如果没有“楼宝”相助，是断不可能顺顺当当地回家的。是它让我得以安然在家喝茶看书发呆。而我更想说，许多无名志愿者也像“楼宝”那样，低调而务实。

一晃60多天过去，疫云渐散。原先的“楼宝”物归原主，随主人奔赴野营征途。恋恋不舍的邻居在微信群里一合计，便集资买来一只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野营推车，还在它身上贴上“志愿者”字样。就这样，我们海顿座拥有了共同的新成员——亲爱的“楼宝”！



的遮阳伞，大海呈现出千篇一律的时尚样子。

午间，同学带我去附近的“渔村”吃饭，据说，这里曾经世代住着渔民，只是如今已经成为旅游景点。靠海的饭店，我们坐在窗口的餐桌边，餐厅里还有一桌客人，三五个男人，当地口音，他们互称“X老板”，他们喝着本地产的黄酒，谈论着与房地产、股票、贸易相关的“生意”。窗外，是初夏的海，湛蓝的海水，金色的沙滩，它不是我记忆中的海。彼时，我发现，我正在怀念小时候泥紫色的滩涂，以及原始森林般的青纱帐。那种荒蛮，那种沉闷，那种令人迷失方向的浩瀚，那种无所顾忌的天然，那种因野性而令我头痛发痛的大海，已经找不到。

世界变得有些快，渔村里的居民似乎不再以打鱼为生；端午节的粽子促销活动令人眼花缭乱，我们无需再去滩涂上采摘芦叶来包粽子；在海边，你再也找不到搭灶的石头和点火的柴草，但可以租一个烧烤炉，野炊成为简单而又高效的游戏；夏天的夜晚，演艺公司邀请明星来开沙滩演唱会，高科技的灯光和音响让大海深深地沉默，没有人会背一架64贝斯的手风琴，在夜空下反复唱那一首歌：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要再孤单……

那片荒凉的大海，泥紫色的滩涂，一望无际的芦苇，正越来越遥远。而我，终还是不敢确定，是衰老，正让我变得如此怀旧？

遥远的海

薛舒

青纱帐里……海，就是以这么强悍而又蛮横的样子占据着我的记忆，它不是传说中的大海，也不是课本里、电视上的大海。

成年后，在青岛和大连看见了蓝色的海，金色的沙滩，黑色的礁石，以及停靠在码头边的巨大的、货真价实的渔船。这才是真正的大海啊！那时候，我有些自卑地想。

三年前的初夏，我回到了我童年的海边。正是端午时节，我想去滩涂上看看，是否还能摘到包粽子的芦叶。我没有找到芦苇，原来的滩涂，很大部分成为国际机场的跑道，铁丝和围栏挡住了我的去路。可以到达的海边，也已成为海滨游乐场，滩涂上铺着从别处运来的金色沙子，海水竟比过去湛蓝几许，沙滩上还散落着很多色彩缤纷



我是在海边长大的，离东海2公里的远郊小镇，那里记录了我18岁之前的时光。有那么几次与大海有关的记忆，一次是小学五年级，学校组织去海边野炊。对于农村孩子，野炊没有难度，但我们几个镇上孩子，背着父母隔夜替我们准备好的食材和一口大锅，辛辛苦苦地徒步到海边，在荒凉的滩涂上找石块搭灶，到处捡柴草，终于在农村同学的帮助下，勉为其难地烧开一锅水，把预先包好的馄饨煮成一锅面糊糊，愉快地喝了下去。另一次，是高中，临近端午节，和同学结伴，骑着28英寸的自行车去海边摘芦苇叶，晚上借住在一所海边乡村小学，用新鲜芦叶包粽子。我还背去了我那架64贝斯的百乐牌手风琴，夜深了，粽子在乡村小学的土灶上煮着，我们在五月的夜色中唱歌，我拉着手风琴，我们反反复复地唱着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歌：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要再孤单……

在我的记忆中，大海永远隐匿于芦苇与滩涂之后，那是我们童年的海，海水和滩涂一律呈现出泥浆的颜色，没有蓝色的海浪，没有金色的沙滩，只有很远很远的几个小黑点在泥浆色里翻滚，像飞蚊症患者眼里扑闪的影子，大人说，那是出海的渔船……好吧，这里的主角，是芦苇，它们像无边无际的森林遍布视野，浩瀚而又沉闷，烈日让它们向同一个方向倾斜，而我的头

我对温州最早的记忆，是20世纪80年代的非亚特，它像小甲虫一样在蜿蜒窄小的街道弄巷内横冲直撞。我曾在同学家见过几张香港的图片，我一直将城市想象成类同于图片中的香港。不想作为城市的温州那么破烂，那么小。这使我感到十分失望。那阳的温州，它跟我心目中的城市图景简直是天差地别相距十万八千里。

没想到我会进城做温州的市民，在这里一直生活和工作，繁衍生息。我进城是十年前的深秋，当时政府已取消进城费，只要有能耐可以自由进出。那时的温州已开始焕发青春，但它与我心目中的温州，总还是差了一截。

刚进城那会儿，我寄宿在市区一幢行政大楼老友的办公室，几株摇曳的文竹与几只嗡嗡叫着低空盘旋的蚊子陪我度过了初来乍到的那些夜晚。后来我在一个叫东小区的小区购得一套旧房，总算有了栖身之处。窗外塘河对岸就是半旁临街的勤奋路，天未亮就听到勤奋路上温州人匆忙的脚步声，还有汽车马达急促的轰鸣声。

温州是一个勤勉的小城，它像一座上足发条的老钟永不停息。行走在街道弄巷，漫步小区，发现家家户户都在兴办家庭作坊，大都从事印刷或制鞋业。他们全天候在作坊中劳作，饿了在堆满机器或货物的作坊间站着扒几口饭；累了就在隆隆作响的机器旁靠着打个盹。那时，整个温州城犹如一座正在飞速运转的大工厂，它是一台工业革命的老机器，疲惫而又欢快地运作着。

对我们这些从乡下来的人，温州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大哥。他教会我

小城温州

富晓春

们成长，教会我们自强；告诉我们如何穿戴时尚，如何做一真正的城里人。看着身边一个个油光发亮富得流油的温州人，我的心也蠢蠢欲动；看着身穿金戴银，牵着小狗招摇过市，在乡下人看来有点游手好闲的温州人，我也很是羡慕。

温州人头脑活络，见风使舵、唯利是图、见异思迁等诸如此类词汇，在温州人身上都是褒义词。他们的心计全在经营上，如何将人家兜里的钱拿到自己的兜里而又让对方觉得实惠，这是温州人经商的最高境界。他们心中有面镜子，手上有杆秤，什么生意该做，什么买卖不该做。他们懂得穷则思变，舍旧才有新。温州人好面子，喜欢买涨不买跌，面子值多少钱啊——真为他们捏把汗，可到头来笑到最后东风不吹的还是温州人。

叽里哇啦如同译电员密码的温州话与我老家的土话相去甚远。初来乍到那几年，总有人告诫我不会说温州话会吃大亏，尤其是到市场购物难免会遭冷遇或被宰。我爱人学成三脚猫以假乱真倒可以蒙倒不太正宗的温州人，而我就是学不会，只会一句“吃锡锅”（吃早饭）。这几年再也没有人劝我必学温州话了，来自五湖四海夹杂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已经成为这座滨海城市的主色调。生于斯长于斯，说不来温州话的温州人比比皆是。

每到过年，繁华的温州城街道上行人稀少，显得冷冷清清。温州人都到哪里去了？温州人过年喜欢窝家窝场所窝着嬉乐，喜欢带亲携眷呼朋唤友躲进酒店别墅打牌搓麻将吃年夜饭，他们不太喜欢过大年在大街上晃悠。他们懂得过年就是回家，过年就是过亲情；懂得挣钱不容易，知道钱是挣来花的；他们懂得消磨时光，知道用

喜欢的独有方式享受生活。

在时光的漂洗下，温州在我们的忙忙碌碌中悄悄成长。道路变宽了，城市变大了，环境变美了。有次开夜车十字路口左转弯，我竟然开到相向的左车道上，待醒悟过来才发现右车道静静地躺在栅栏对面还有一马路远呢。接送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赶航班，经过瓯海大道，客人望着车窗外不断变幻的城市夜景说：“过去的温州就屁股那么大，开车调个头拐个弯都费劲。现在的温州发展真快，都有点像小上海啦！”

温州是一座会飞的城市。温州人三头六臂，他们将温州驮在双肩，装在口袋里，走遍天下。温州版图在每一个温州人手上长大，他们将家分解成单元小家，或单枪匹马，或抱团成军，闯荡江湖闯荡世界。买房买山买地摸不着影儿的资源。温州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哪里就有温州街，就有温州城！

我这辈子是注定要在温州这座小城终老了。几年前，我在温州市区版图的西南胳膊肘上，购买了

提起上海图书馆，就想起我年少时。那时，我家住在沪东“下只角”，难得去一趟“上海”（市中心），更别说去“上海图书馆”了。有一次，小学老师说，要带我们去“上海”观看木偶剧《小八路》，这真让我兴奋了好几天。那天，我很早就到集合了，目的地是南京西路风雷剧场。当汽车开过人民公园时，老师用手一指：看，上海图书馆！一幢钟楼映入眼帘。钟楼巍然，高大雄伟——这是我对上图的第一印象。说来惭愧，那时不懂，还以为图书馆和影剧院一样，是需要买票才能入内的。心想，这“票价”，会不会比戏票还贵啊？

我真正进到上图，是在读中学的时候。那时，我在校广播台“兼职”，课余喜欢读诗人贺敬之、郭小川和张永枚的抒情诗。一天，老师对我说：你背诵过《秋歌》（郭小川的诗），那就去参加一下业余诗歌朗诵会吧！朗诵会地点，就在上图——这是我第



秋月有食 (纸本设色) 何兮

小高层养老房。站在阳台上，或者慵懒地半躺在床上，透过落地玻璃窗就能看到远远笼罩在薄暮中的白云山，就能看到静卧白云山脚下温州龙舟基地的那一湾清冽的碧水。推开窗户，就可以观龙舟大赛。抬头见山，低头见水，闹中取静，静中有闹。在这样一种情景和氛围之

下，饮茶喝咖啡，抑或抿几口老酒；再随手拿过一本硬皮的精装书，读自己想读的段落，写自己想写的文字。这不就是最诗意的生活吗？我和我的后辈们，都会以这座共同成长的城市为傲，诗意地在这里栖息，潇洒地在这里生活，优雅地在这里慢慢变老！

一次去上图。那次参会细节，我早忘光了，不过我分明还记得：朗诵会结束后，下楼走过阅览室，朝里一望，唉，那里空空荡荡，没多少人在看书呀！后来我读过一位学者的回忆，说是1974年，他因病从外地到上海疗养，

遇见你真好

读史老张

闲来无事，就去上图看书，“图书馆很空，工作人员问我有没有工作证？学生证？户口本？都没有，怎么办？他们很热心善良，说你可以用报临时户口的条子（像车票的长方形纸条）来借书……”这段回忆，与我的最初印象，非常重合。

到我读大学时，“很空”的上图已成“火爆”之地。那时，报上登过照片，说是为了实现“四化”，社会上掀起了“读书热”，每天等着进上图的，人山人海……此情此景，我在复旦也感同身受。那几年，校图书馆常常人满

为患。阅览室一开门，学生们就蜂拥而上，大门上的玻璃多次被挤碎，以致馆方不得不用纤维板钉上了事。那么，上图有没有被汹涌的人流挤碎过玻璃？不得而知。但我确实知道，我班有同学去上图“轧”过“闹猛”……更

“劲爆”的消息是，有几位“历届生”，第一次相亲或约会的地点，都不约而同地选在上图——哦，对，上月柳梢头，上月门口见”，这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可见，上图表面“火爆”，骨子里却很优雅、浪漫。

我与上图的亲密接触，是在大学毕业留校以后。最早的一次，是陪一位从事文史研究的前辈，去上图徐家汇藏书楼。记得那天，从复旦到徐家汇，要换好几部公交车，回到家，已是日暮时分。这次行程，让我深受震撼：原来，图书馆的房子，外墙是

明日请看《图书馆的“大计划”》。 责编：王瑜明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